目　录

忆化鱼……张丹书（1）
廖恩波烈士轶事二则
……廖协群口述　官举俊整理（11）
内江民盟与高县武装起义……范立天（17）

我所知道的“内江周刊”……肖晴天（稚芩）（23）
四十年代内江土政潮纪实
……刘北岳口述　官举俊整理（28）
回忆民国初年危害内江的“三九”
……官简贤口述　谢嘉猷整理（58）
忆内江县的“国大”和“立委”选举……肖晴天（64）

内江学生运动的发轫……尧文藻　余农治（70）
“明德女中”与李明德其人
……刘北岳口述　关　弓整理（74）
内江县私立明达初级中学办理经过……晏汝绅（78）
李山甫先生二三事……张匀石（86）
谢绍濂传略……沈元加（91）
内江商会与工商联概况
……张止敬　阴钧陶　但恭慎（执笔）（97）
内江糖坊制糖设备……严茂修（120）

解放前的内江航运业……黄江陵（129）
内江县县银行始末……肖述良口述　宋子麟整理（160）
内江家庭小锅蛮饯的制作……王朝骏（167）
建国前内江商业概貌（四）……宋子麟（175）

五〇年金堂剿匪纪实……周德远（183）

西南服务团内江团史资料选编

纪念建军六十周年，努力做好团史研究工作
……许世君（217）
苏南公学校歌始终激励鼓舞着我们
……徐顺才　季心铭（222）
回忆解放初期一场严重的经济斗争
……沈启华　顾竹仁（224）
资中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概况……徐顺才（230）
进军·征税·剿匪……刘泽明（236）
烈骨忠魂　永留人间
——内江县原便民区五〇年征粮剿匪牺牲的西南服务团巫萍等五位烈士的事迹
……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内江小组（245）
怀念战友倪民有同志……许世君　华　晨（250）
陈家场战斗
——记资中征粮剿匪工作片断……徐顺才（254）
五星乡征粮剿匪的片断回忆……季心铭（259）

忆 化 鱼

张 丹 书

1931年冬，苏家余介绍我认识了闻化鱼。经过多次谈心，彼此都觉得思想上有很多共鸣的地方，短短的三两个月的接触，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几乎无话不谈，互相有了高度的信任，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32年秋我在成都成都公学读书，一直到35年夏毕业，化鱼同志一次也没有去过成都，但寒暑假里我几乎都回家和他见了面。在那几年里他在高梁乡的初级小学教书，并经常为当地有冤难申有苦难言的农民和贫民当义务“代书”，写呈子上诉控告为非作歹的地主和恶棍。有一次替人写状纸打官司获得全胜，为受迫害的农民出了一口气，那个农民十分感激，一定要送化鱼的礼物，他坚决地婉言拒绝了。从此以后，闻在群众中有了点名气，都说他包打赢官司。找他写状纸的人多起来了。他也误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为群众伸伸腰出出气了——然而不幸的是以后许多次由他代书的呈子，虽然理由十分充足，却也败诉了。经过几次的失败，他才认识到要铲除人世间的不平，远非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作战写点呈子打几场赢官司就能奏效的。于是他积极地学习新文化书籍。两三年之间，他购买的进步书刊达三四百本，这些书里以文艺书为

多，其次是有关政治、经济和哲学的入门书籍。一九三七年闻先后到成都两次，一次是为了医病、在四圣祠医院切治疝气；一次则是搞地下活动。这两次去成都，他在旧书摊上收买了不少的旧杂志——如《萌芽》、《洪水》和《新青年》，还买了本叫《社会主义之路》的书。这本书是他当去被子和蚊帐买的，他还在该书扉页上题了这样几句话："朋友：这是在寒冷之冬，典却被、帐买的哟，在我们没有看完以前，概不外借。"一本《新青年》中载有一篇文章叫《一个青年的梦》，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俩就相继读完了，都深受教育。闻看书的速度很快，有时简直着了迷，他的母亲一连几次叫他去吃饭，他也坐着不动，好象没有人在叫他似的。

1935年下期我在棒木小学任教。化鱼和苏家余都在凌家乡小学任教。期末，全县高小毕业生都参加了会考，考试结果，成绩是凌家乡小学第一，棒木镇小学第二。我笑着对化鱼说："我一个人当然搞不赢你们两个人！"闻说："这不是我们的本事大，是那些革命书刊对我们教育的结果啊！"在怎么才能教育好学生这个问题上，闻常常这样说："要教好学生，首先自己要学好，自己学懂了，才能够把学生教懂。我们要尊重学生，一定不要打骂学生，要尽力争取得到学生的信任。我总觉得天下只有笨老师没有笨学生……"

1936年上期，化鱼、家余和我都在观音乡小学教书，两个职位的工资，我们三个人分用。我们三人的住地离学校约两公里，每晚在回去的路上，大家都推心置腹地谈思想、谈抱负、谈未来。有一次甚至明确地提出，谁先找到党组织，谁就负责把大家介绍入党。不久，闻建议成立一个对社会开放的小型图书馆，我和苏家余同志都一致赞同。闻说我们三个人现在的书

刊已经有一千多本了，要是设法再买一千本，那么就可以算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了。这对于宣传进步思想和唤起同胞坚决抗战是有重大意义的。于是研究决定把图书馆定名为《丹化家图书馆》，由苏负责刻制一个藏书图章，并共同起稿印发三、四百份募捐图书的启事。这一期观音小学办得很出色，县教育局大为赏识，下期就把校长袁奎调到城里县立第一小学负责，我们三人也一起到了县一小。此时，闻的朋友杜家民也来和我们住在楼上的大寝室里。我们要袁安排我们四个人为全职教师，袁一再拒绝，只同意安置两人，想把我们挤走。那时外面盛传闻、张、苏都是向左走的人，因此袁怕留用我们，影响他升官发财。几经交涉无效，也就同意了四个人各任半职。从此，我们和袁的矛盾加深，校里其他的老师称我们住在楼上的四个人是"西南政府"。到了"双十节"县里通知各单位要写一篇庆祝的专稿和一篇符合当前形势的宣言。这时全校三十多名教师中谁也不敢承担这个起稿任务，袁被迫才来找我们。于是化鱼同志决定自己写庆祝专刊稿件，叫我动手写宣言。专稿和宣言印发后，在内江文教界引起了不小的影响，连洪希宗同志（注1）也认为是两篇朝气蓬勃的文章，对群众有一定的启发和教育作用。不久蒋介石满五十，反动政府由上而下地发动了一个所谓的"献机祝嘏"的活动，强迫全国人民捐献五毛钱来购买飞机为蒋介石祝寿。学校便硬性规定每个教师各捐献五毛钱来庆祝并扎了几架纸飞机准备游行时凑热闹。当晚，我们四个人合计了一下，推化鱼和杜家民去向学校的总务张图远拿言语："送礼要出于自愿，现在我们不愿意祝'蝦'（故意把'嘏'读成'蝦'）谁要是扣了我们两元钱，我们就要找谁算帐！"后来也就没有扣我们的"祝蝦钱"，据张图远说已由校长垫出来了。举行"祝

碾”游行的前一天下午，我们走进放置纸飞机的空教室里把飞机牵了出来，在坝子里跑了两圈，结果把飞机弄坏了，有一架甚至散了架，不象一架飞机了。这样一来，我们和校长的矛盾加深了。县教育局认为我们的确成了学校的“西南政府”，37年上期就没有再聘我们作教师。没有工作，我们便星散了。（现在看来，我们那时的行动真太幼稚天真了。）37年上年，恰逢自贡盐警局招考录事，到自贡参加考试，只有闻一人被录取，我和苏蒂了榜。从此，闻便留在自贡，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组织自贡歌咏话剧团，办工人夜校，在学生中成立读书会……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去了。

38年上期，化鱼在成都中和场小学任教，我在灌县中城镇小学工作，他把我叫到成都，经过几度密谈，才叫我写了入党申请书。我到了中和场和他共教一个班。根据当时的情况看，学校里一定存在着一个党的支部，有一个王老师和另外几个老师和闻接触频繁，不断传阅进步书刊。星期天，多数时间闻一定要到成都去一次，有时他又叫我同他一道去成都，进城买书逛书店或到星芒社去我们都在一起，如果他要到另外的地方去拿《新华日报》、《解放》和《群众》，就要我在“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附近等他。一进城就忙着赶路，尽量利用时间在学校吃晚饭前回去，免得在城里吃东西多花钱，饿极了也不进饭馆，总是跑到东门外小摊子上去吃“牙子饭”（注2）。暑假快到了，富有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阵到延安去“朝圣”的热潮。这时我所接触过的好几个高中学生都在奔走，找能够平安到达“圣地”的组织关系。这时我们几个已经入党的青年——闻化鱼、谢碧芳和我，也向上级反映了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组织上的同意，我们就设法筹足路费和应用衣

物，闻并弄清了沿途怎样和自己人接头的情况，于是在放暑假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便把行李运到长顺街和东城根街之间的一条小巷内神州国光社所在地的院子里。这里住着好几十个青年男女都是准备去陕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青春的炎黄子孙。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化鱼急匆匆地跑回来对我说："不去陕北了，组织上要我们回内江去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就这样我们三人都先后赶回了内江，参加了《兴华救亡歌剧社》（后更名为《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表面上闻没有参加什么具体的宣传工作，实际上他通过谢和我领导了《兴华》的一切工作。闻虽没有参加过一次下乡巡回演出，但每次出发下乡宣传，事先都是和我们研究过的。38年12月，由于我受到特务组织的怀疑上了黑名单，闻考虑到我的安全，决定要我离开内江，于是我便于39年2月转移到了新都。我在新都住了两年，闻先后在新都和金堂交界处的一个公路义点约我会面四次，要我注意保全自己，在新都"刚草剧团"（我到新都后组织的一个救亡团体）里工作要隐蔽些，不要象在内江那样不讲策略，只图一时痛快而暴露了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对发展对象要加倍小心，不要只看说话中听而忽略了对象的具体行动。并特别提醒我，要挤出时间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书籍，不要老停留在阅读进步文艺书刊上面。40年底，我回内江过年，旧历正月初二晚，张图远被捕，我侥幸逃脱了特务的毒手，听组织的安排，我和谢碧芳都先后撤到了荣县。我在牛峰寨小学，闻和谢都在长山桥小学，以教书职业掩护自己。闻对我是关怀备至的，这半年他常常从长山桥到荣县城里工作，每次回去他都要绕道到牛峰寨来找我，除了关心我的安全外，常常一再教导我说："我们今天的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比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苦

农民来，总算还勉强可以填满肚皮。我们吃这份苦，不是为了将来的飞黄腾达，而是为了地球上苦难中的兄弟姐妹的彻底解放。要珍惜大好的青春年华，努力学好科学知识，为改造旧世界打好坚实的基础，争取作一个真正的人。”暑假到了，他亲自到牛峰寨来接我到宜宾观音乡，他给我背行李，绕道到朱彻明同志家取了几十本书，然后又上路，走到快天黑了，才走到观音乡郑保长（以保长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同志）家里。一坐下他就叫郑烧水烫脚，并问我脚上出厂了几门大“炮”？（指脚上被草鞋打起的水泡）我说：“七门”，他爽朗地笑了，说：“‘炮’越多越好，打日本鬼子有用，打娇生惯养有用。”不久，闻病了，连看病上街找医生都得找农民同志抬。我们的钱也用光了。于是他给我商量：“你敢不敢回内江给我弄点钱来？”我说：“有什么不敢！只要拿得到钱，把你的病医好就行了！”第二天我就上路了。走到大山铺，天都快黑了，我马上去剃了一个光头，买了一把红油纸伞，宿了一夜，中午便回内江，弄到了600元钱，我又赶回了郑保长家里。这时闻的病更沉重了，白天就由谢微若和赵文锦同志护理晚上则全由我负责。过了一段时间，闻的病脱离了危险，组织也安排我到宜宾敬梓乡教小学，临别前夕，他靠在床上为我写了两篇临别赠言（注3）：“这次病危，芳善（我的别名叫维善）昼夜扶持者，达三十余日，值此远别不能无言。善啊，我提议：第一，老朋友这个称呼应该取消了，我们是为了改造不幸的世界而工作，我们有刎颈、莫逆的情谊，要好好珍惜这与生命同在的情谊……第二，你生就是大岩石中的一粒沙子，大海里的一滴水珠。要紧紧地团结在岩石和大海之中，才能产生巨大的力量……第三，时光似流水一去不回头，要好好珍惜你的青春，

努力学好各种本领，不要轻易地让岁月悄悄流逝……第四……”。寒假到了，闻来信叫我到宜宾蕨溪度假，并请朱元生同志来敬梓乡接我，由于我爱人（一位同志）得病，以及很快的逝世，我没有去蕨溪。42年七月以后他去江安工作，直到45年才被迫转移到重庆。抵渝后党分配他在《新华日报》社工作，负责读者来访处摘和社会服务版，接待社会人士及进步青年等。在“抗暴运动”（即沈崇事件）中表现很积极，成天忙于组织收集资料，连饭也顾不上吃，买一个烧饼吃了又干起工作来。那时他得了胃病，不能吃东西也没有停顿过工作。我和化鱼同志在宜宾分手后，曾先后在中江、成都、江安和重庆会面约十余次，但我们从未中断过书信来往，我们之间互通音讯，估计至少每年十次左右。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四七年三月他撤退到陕北为止。在我离开荣县以后那几年里，他对我特别关心，记得一九四一年我在中江，由于思想认识很幼稚，意志也不够坚强，加之常常要防备意外的危险，总觉得干起工作来不是那么干脆痛快，总想到前线火热的斗争中去磨炼自己，曾数次向闻提出了到陕北去的要求。是年夏一个赤日炎炎的中午，闻由成都步行到中江，见了面，我又提出这个要求，他说：“要努力学习，多结交些朋友，提高认识水平。前方后方一样是革命工作，要学伏契克在牢里仍不停工作的战斗精神，任何时刻都要记着世界上成千成万的劳动人民还在饥饿线上挣扎，那你就想得开想得通了。”闻回成都后不久就来信约去会一次面。一见面我就拿出新近照的一张照片给他看。（照片照走了样，照得来胖呼呼地，活像肥头大耳的一位阔少爷）他看了我在照片背面写的表达要求到延安去的几行字：

满脸纨裤气，一肚粪草经。

何时尘根净，南海朝世尊？！

他看后马上笑了起来立即执笔和了四句对我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诗：意思是坚定信念，坚持学习，联系群众，不必一定到延安。

常存浩然气，苦持大悲经。

识得众生相，何必朝世尊！

在我要离开成都的前夕，他又约我到祠堂街逛书店，他介绍我在生活书店买了好几本政治经济的入门书，又到开明书店买了一本全国地图。回到宿舍，他在地图一张空白页上写了：

守身慎独，苦学力行。

潜沉从容，摒绝虚矜。

（闻题的这四句话，现存市中区档案局）

并说："我穷，买不起东西来送你，这十六个字就算是你跑了一趟成都的收获罢！"一九四四年我在渠县工作，由于没有和当地接上组织关系，虽然明知那里的八濛书店有自己人，但也不敢接近。于是经常感到孤独，在给闻通信的时候，总要流露出自己的情绪。大概是在五一节前后罢，闻寄来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只有三个人——爱人、幼子和闻自己，是站在一排万年青前面照的，闻并在照片后面题了一首诗：

江南春已暮，塞北雪犹寒，

惜此千枝绿，何时共一天。

（这张照片现存市中区档案馆）

我理解这四句诗的内在涵意，更感谢他对我的无比关怀。

四七年三月中旬，化鱼写信到渠县三汇来，叫我到重庆去作一笔"生意"，并告诉我新的接头地点。赶到二十八日晚才到达重庆。那时反动派在重庆到处抓人，正是风刀霜剑的时

候。第二天，3月1日，我鼓足勇气到中华路找到了朱可辛同志，才知道闻已被强迫随组织撤回延安了。打那以后，我和化鱼不但没有再见过面，甚至连音讯都中断了。四九年十二月内江解放，五〇年一月才听说四八年他在陕南均县牺牲了。这晴天霹雳震得我头昏眼花悲恸不已！想不到我们就此永别了。据刘瞻同志的回忆：四七年三月化鱼同志撤回延安不久，胡宗南把延安占去了。我们随中央撤到了晋绥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三查三整。接着又进行了十个月的整风，才组织川干南下。在三查三整时，他是中央城市工作部青训班的教务主任。四八年春组织川干南下工作队，到达湖北均县时闻当县委宣传部长。四八年夏天，县委被土匪包围。他带了一个班跟随县委撤退，不幸被敌人抓住了，在押解途中，他曾逃跑一次，不幸又被抓住了。在敌人残酷拷打下，他不停的笑，不停的叱骂敌人的凶狠残忍。敌人将他的眼睛挖了，把耳朵鼻子也割掉了。在这种疼痛难忍的情况下，他仍然大声的叱骂敌人。当敌人用乱刀刺剁他的肉体时，他拼命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一直被折磨到死敌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化鱼同志只活了短短的卅五年，他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只有十二、三年，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他总是不畏艰险地竭尽全力工作，甚至牺牲了家庭幸福，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作人的榜样。我们相识以来，他一贯是对人以诚，对同志更是无微不至。记得我在重找组织关系的时候，他便详尽地告诉我到化龙桥《新华日报》社和红岩村南方局的路线，为了我的安全，他还叫我复述一下沿途经过些什么地方，要去的地方的特征。最后他还是不放心，采取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的办法，把我送到了化龙桥和红岩村。在我知道的同志当中，由他

发展的同志比谁都多。特别是十分慎重地对待发展工作，从不草率从事。在三八年介绍我入党时，他说他从三五年起就在考查我的思想和行动了。在介绍黄友凡同志入党时，也是考查黄的思想和行动一年多，在黄写了入党申请和自传后，还正式和黄进行了通宵谈话。他一生对党是无比的忠贞，抛弃了年迈的母亲和全家的幸福而投身于革命事业。刘晗同志说得对“他不死是英雄，是模范，他死了也是英雄，是模范。”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着他。

注 1

洪是地下党员，离开内江后到成都《新华日报》工作，成都解放前夕被反动派活埋牺牲。

注 2

成都街头的“牙子饭”质量好，并且免费供应一小碟咸菜，一般拉黄包车和下劳力的穷苦人民才去买来吃。

注 3

这三篇赠言是用墨笔草写的，我一直保存到四九年秋，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弄丢了，左找右找始没有找到，成了我毕生的一件憾事。

廖恩波烈士轶事二则

廖协群口述　官举俊整理

廖恩波烈士是我的叔叔，为革命事业他毕生奔走，从青少年学生时代起，即挺身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作不停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活动，历任县委、特支委、省委等重要职务。组织领导革命群众，在敌人心脏里作殊死的斗争。后因革命需要，进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工作。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突围中不幸被俘，1935年与刘伯坚等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江西大庾县，死年三十四岁。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的主要革命事绩已载于党的史册。我这里仅将所能记忆的两则轶事述出，以志记念。

（一）团结青山帮斗争

内江是有名的甜城，蔗糖之乡。家家农户都种有一定数量的甘蔗，称为蔗农。每年蔗农将所种甘蔗卖给糖房加工成蔗糖。甘蔗是终年常青作物，又在地里交货，所以蔗农又称青山，卖甘蔗给糖房，又称卖青山。开糖房的老板为了盘剥青山，获取更多的利润，组织有糖帮公会，利用组织的力量，立下了不少的陋规。比如糖房收购甘蔗时，不使用通用的标准秤——刀口秤，而用自制的麻毫秤，每百斤一般要多出二十斤

左右。至于价格的确定，名义上通过评价方式，不使买卖任何一方吃亏上当，而实际操纵在糖帮一方。由糖帮公会出面，在糖房开榨以后，召集双方代表评定价格，因此常常拖到第二年糖坊已经散搞还没付清蔗款。实际糖房老板可以不花一文，即可将原料购进，让加工成糖买出后才慢慢付给蔗农。这就是“将骨头熬油”的手段，坑害了蔗农，富了糖房老板。

恩波同志有鉴于此，于1931年秋，由自贡（那时任自贡特支书记）返回内江，秘密串联东西两乡蔗农，意图将全县蔗农组织起来，和糖帮斗争，革除一切陋规。他早已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注明在案的共产党，不敢公开露面奔走，那时我年十八岁，在东兴镇义厚昌冰桔铺当学徒，就作为他的义务通讯员，四处去约人来和他接头商谈。办事必须用钱，党又没有经费，恩波叔就打算卖掉豆箕子滕家冲那股祖业。我叔祖母思想一贯守旧，那里肯依。他只好找到佃户滕大顺预卖租谷（即卖青苗），得银元三十元，作为这次活动经费。前后忙碌了半个多月，意见交换差不多了，决定在阴历十月某日于凌家场张太清家下召开大会。到会有二十多人，荣县派有地下党同志二人，西乡首席代表刘学林，东乡首席代表赖兴发，其他有高允斌，高伯华、王自修和我本人。恩波同志在会上首先启发到会蔗农的阶级觉悟，从蔗农为什么穿襟挂绺，挨饥受饿，而糖房老板却脑满肠肥，相互对比，揭示了剥削的实质，从而例举了糖坊大秤吊蔗，贱价收购、拖延蔗款等等罪恶手段，最后指出糖房老板胆敢肆无忌惮地剥削蔗农，在于他们有糖帮公会撑腰。蔗农要反剥削，打破种种糖帮强加于蔗农的陋规，必须组织起来，把青山组成青山帮，以组织对组织，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末了，大会通过三条议案：（一）蔗价应在开春后评定，交付一半与

蔗农作为生产费用。（二）砍蔗后，在当年内必须结清蔗款。（三）青山用秤改为平秤，即刀口秤。

决议跟即送交了糖业公会。那时糖业公会主席李汉文得到蔗农指出的三条件后，根本不理。恩波同志又出主意，叫东乡蔗农在平坦桥、永兴庙、观音滩一带放出话来，如其李汉文不认真对待蔗农提出的条件，蔗农就将烧他的房子，杀肥猪过年等等。李汉文老家在永兴庙，听到这番话后，吓得要命，答应尽快解决。后来三个条件中，当年结清蔗款，这一条算是完全履行了。

这是内江蔗农组织起来斗争，第一回合的胜利。

（二）“有骨气，好徒儿。”

我家住在东兴镇肖家冲。恩波叔家在白马镇。在白马镇认得他的人多，每次回内江，不敢住在白马，都是住在我家。那是1932年阴历三月，他又来到了肖家冲。通过去年青山帮会议，我和他上一路下一路，已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还是非常模糊。我曾经问过他，他说：“共产党是帮穷人的，比如青山帮穷，我们就要帮他们。”我又问：“你们共产党是收徒弟，还是办学堂？”他说：“要办学堂，也要收徒弟。”我说：“我能当学徒吗？”他说：“好的，我收你当徒弟。”

不几天，清明节到了，家里命恩波叔和我，还有一位威远来的四叔公去祖坟扫墓。计划他先去椑木镇，其次去郭北，最后去白马镇。到了郭北，尚未扫墓，来到场上。恩波叔就叫我把鸡、鱼、刀头（肉）三牲拿去饭馆，用碗豆来烧鸡，鱼弄成豆瓣鱼，刀头做成回锅肉，把它一齐吃了。我犹豫地说：“白马祖坟还没扫，怎么能吃呢？”他笑着说：“扫墓的目的在于

教我们勿忘祖宗三代养我教我的恩典，实际上养育我们的是老百姓，我们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就对得起祖宗三代了。三牲只不过是扫墓祭祀时的形式，最后总是活人吃掉，先吃后吃不是一个样吗。明天我就要离开家了，饱餐一顿，才有精神工作。”他又说：“我走后，行踪不定，我俩约定，用《妇幼报》作联络信息，如果中断了，说明我不是被捕了，就是离开四川了。”

1933年阴历7月恩波叔又回到了肖家冲，住了几天，我陪同他去白马看三叔婆（其母），刚抵家吃过午饭，门口佃户三泰和的掌柜童伯高匆匆进来报信，说镇上苏区长不知为什么正在集合民团，提请我们注意隐蔽。我们叔侄跟即离开家奔赴豆箕子滕家冲佃户滕大顺家。这次又麻烦了滕代卖了六十元的青苗钱作为路费，连夜赶到隆昌地界。我们叔侄临分手时，恩波叔说：“这两年你跟着我东跑西跑，已被人注意了，我这次走后，你可能会被抓起来。但是你别怕，那时如果拷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你就说我只知道有个国民党，不知道什么共产党。问你廖恩波在哪里，你就说他死了。要一口咬定，任何情况下不能变话。你现在不是我的徒弟吗，一个共产党的徒弟，要有骨气，最重要的一条，坚守党的秘密。”

果不出恩波叔的预料，从白马回到东兴镇冰桔铺后不几天，我就被捕了。那天东兴镇全镇戒严，东门河边船只，全部停靠城边码头。一队全付武装的士兵，包围了义厚昌店铺，要交出廖思皮（即廖恩波），店里负责人答复没有此人，然后要廖鐘熙。我即站出来答道：“我就是。”于是将我五花大绑，押送县衙门，丢入大监。

当时内江县长为罗玺，清共委员会主任高大可（叛徒），

军法官梁××，抽大烟，人称梁烟灰。丢监第二天，即由高、梁二人在衙门后花厅内对我审讯。高、梁坐在供桌上方，狱丁押着我跪在下方地上。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后，首先由高大可做我的攻心工作。他说："年轻人，你上当受骗误入歧途了，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干，跟着你那不成材的叔叔跑，那是玩命的呀，我劝你及早老实交待，政府会给你出路的，否则，那是要杀头的。"然后就逐一叫我回答问题：

问："你是共产党吗？"

答："我只知道个国民党，不知道什么共产党。"

问："廖思皮是你什么人！"

答："他是我叔叔。"

问："他在那儿？"

答："他早死了。"

问："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呢？"

答："大家都说他死了啥。"

问："胡说，你们最近还在一起，还不赶快交待出他藏在什么地方。"

答："谁说的，我敢和他对质。"

"妈的，你还嘴硬，给我掌嘴。"当下即由一个狱丁拿着一把舌掌子在我左右两颊上一边批了十个耳光，打得我脖头转向，口吐鲜血，脸肿得西瓜样。

以后又大同小异地提出类似的问题审讯过我多次，我用同样的话回答，当然又激怒了他们，我受到了更残忍的酷刑——老虎凳。由于有恩波叔的教育在前，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供。这样我在大监里关押了整整八个多月。

自我被关押后，家里的人，心急如焚。但是我家无钱无